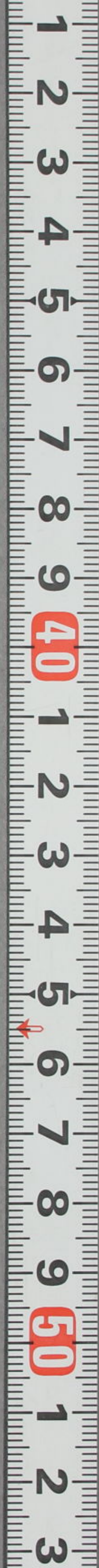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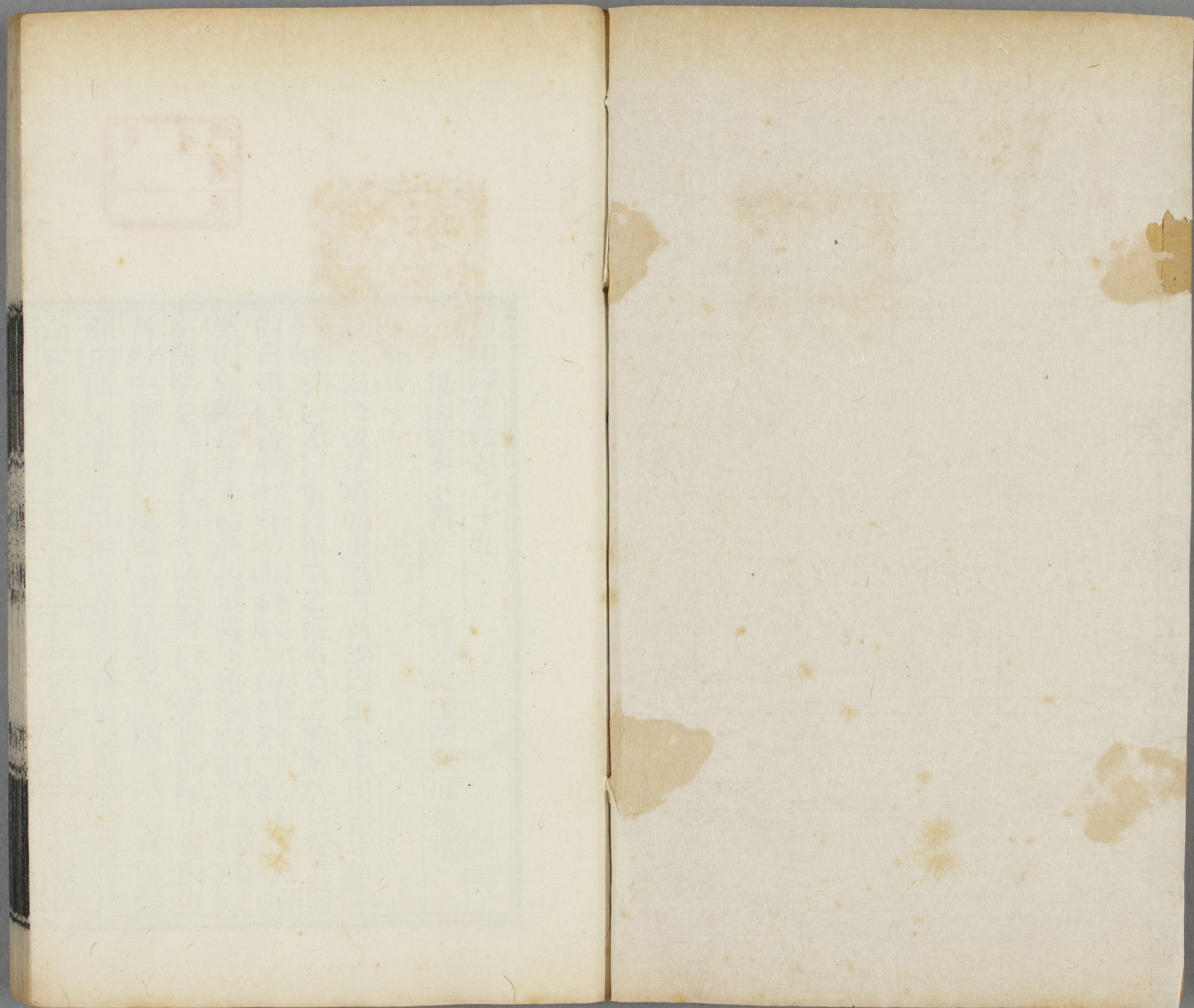
歸葉山房叢鈔

十七

4曾4
595
17

十七





門 4
號
卷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九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云古公曾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原注董氏

曰顧野王作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

尚有相同者原注程大昌雍錄曰古皆乘車今日走馬恐

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惠氏曰詩疏馳謂走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曰古

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

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

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日知錄卷二十九

而歸欲其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原注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法提謂

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正義曰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王應麟謂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又引公羊傳齊侯唁公以鞍為凡公羊亦周末之書也

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太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懷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以閉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為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惠氏曰案韓非子秦穆公送重耳騎二千則單騎不始於六國騎利攻車利守故衛將軍之遇虜以武剛車自環為營

史記項羽本紀敘鴻門之會曰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上言車騎則車駕之馬來時所乘也下言獨騎則單行之馬去時所跨也樊噲夏侯嬰斬彊紀信四人則皆步走也樊噲傳曰沛公置車騎獨騎馬噲等四步從是也

驛

漢書高帝紀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竊疑此法春秋時當已有之如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駟至于羅洵子木使駟謁諸王楚人謂游吉曰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國語晉文公乘駟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呂氏春秋齊君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皆

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驛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

原注云以車曰傳以騎曰駟晉侯以傳召伯宗則是車也說文傳遽曰左傳茲高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車按韓非子言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則騎亦可以謂之傳

謝在杭五雜俎曰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然左傳言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之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為驛馬無疑矣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驢羸

曰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

原注爾雅無驢而有鸚鼠身長須而賦秦人謂之小驢汝成案爾雅正義云此即鼠屬所謂鸚鼠而郭氏兩釋之別此為獸而非鼠矣晉書郭璞傳云有物大如牛灰色身類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遲鈍璞案卦名之是為驢鼠蓋何且逸周書伊尹為獻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匈奴樓

類也 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駒駘駘為獻

原注驢父驢母謂之駘汝成案說文駘驢馬父驢子呂氏春秋趙簡子有

兩白驢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駿良駘駘鄒陽上梁王

書亦云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駘駘是以為貴重難得之物

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駒駘橐駝蛩蛩驛駘駘驢羸王褒

僮約調治馬驢兼落三重

汝成案如僮約則驢其名始見於文而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駘蹇驢曰者列傳駘

驢不能與罷驢為駘東方朔七諫要褻奔亡兮騰駕橐駝

劉向九歎卻騏驎以轉運兮騰驢贏以馳逐揚雄反離騷
騁驊騮以曲躡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則又賤之為不堪用
也嘗考驢之為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
而貴幸原注續漢書五行志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
明白操轡驢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輒
相放效至乘輜輶以為騎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
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鹽鐵論贏驢駝駝銜尾入
塞驪奚驢馬盡為我畜杜篤論都賦虜傲振驅騾驢馭宛
馬鞭馱馱霍去病傳單于遂乘六羸匈奴傳其奇畜則羸
駝驢羸馱駝駝駝驪奚西域傳鄯善國有驢馬多橐它烏
耗國有驢無牛而龜茲王學漢家儀外國人皆曰驢非驢
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可見外國之多產此種而漢

人則以為奇畜耳人亦有以父母異種為名者魏書鐵弗
劉虎傳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

軍行遲速

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餘
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
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
之遺意夏侯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為之語
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於
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
也

水器餽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從夏陽以木罌舩渡軍服虔曰以木押縛罌舩以渡是也古文簡不言縛爾吳志孫靜傳策詐令軍中促具罌缶數百口分軍夜投查瀆亦此法也其狀圖於
兪龍德兵衡謂之甕筏

海師

海道用師古人蓋履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沙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

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遼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巖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

沈氏曰海防考江南之要害四

曰金山衛以迫近海口也
二郡之要也迫近海口也
港以逼揚州也曰海口也
口于此也曰廟也其為鎮
言使登岸此為中策出會
毋使登岸此為中策出會
已而守城則無策矣陳兵
天津東向遼海則無策矣
關寧遠蓋平復州金山旅
南寧遠蓋平復州金山旅
山衛登州與旅順清州黃
登萊是為遼海成州一郡
盛京天津者以成州一郡
嵩萊陽蓋山而為標準也
海州而下廟灣而上則黃
海則沈實支條而東則長
名曰五條沙中深處呼曰
侍沙行以寄泊因深處呼
骨三段架高船底少無礙
無藩扞屏山以緩水勢東
最急若乏西風開避則舟
最急若乏西風開避則舟

山東兩京必從盡山對東
是以登萊准海稍寬海防
江沙自如阜通州而洋子
洋山馬蹟花廳陳錢諸山
與之乍浦錢塘外有定海
相聯要處但外有定海為
浦一處瀕于大海東達漁
山劍山外則注洋言海防
山為界山北屬江言海防
山多奇泊江漸水師更當
每而奇泊江漸水師更當
出而遊門有東霍山月城
且與盡山南北為角城亦
普陀之南自嶺頭至昌國
賊舟寄泊之所皆楚郡屬
下內有佛頭桃嶺皆楚郡屬
塘州安大鹿鄉門此皆楚郡屬
溫州瑞阜北鄉門此皆楚郡屬
三盤鳳皇北鄉門此皆楚郡屬
溫台內外海運寄泊之區不
溫台內外海運寄泊之區不

建約山白嶼存之溝以島在為內盡丘渭由開為福關埋
一百里延雞北一吉白泊三在漳藏山猶洲福安右寧大南
郡西里餘籠風港貝洋舟十可郡是猶再福安右寧大南
分西里餘籠風港貝洋舟十可郡是猶再福安右寧大南
四東千對崎不可崎非一暫寄不娶在媽宮西嶼頭北港八
縣穿八時崎不可崎非一暫寄不娶在媽宮西嶼頭北港八
山至里福州南風時宜巡緝澎湖之東有對峙漳均
川形勢生熟番性蜂窠蟻穴誌考備載
山至里福州南風時宜巡緝澎湖之東有對峙漳均

視甚廣漁之至管門川至偷賊放三海疆之其護耳郡
哉且會省舟賊老范將人漫泊艘難洋南三餘府治南
外其左皆艘萬范軍性澳出廣南適板港治南
出賦之要地門不島澳軍澳而澳廣風中東頭汊而
十字澳地門出但島澳軍澳而澳廣風中東頭汊而
門外防番船與內河緝外護順德新會實為
至魯萬此洋艘番船來往經由之標
萬此洋艘番船來往經由之標

準下接岸門三龍大金小金山烏豬上川下川賊船澳馬鞍
山此壁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高郡之電白外有大
小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懸州暗礁沙難以悉載非深
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懸州暗礁沙難以悉載非深
諸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方實藉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
自遠漢臨康徐聞南幹出四百餘里而至海安繞西北至
海福潤百里對峙嶺南渡海二百二十里白海安繞西北至
合浦欽州防城而及交趾之江平萬寧州延長一千七百
東白龍調卑州廉州節宜南風口烏宜北風自廉之冠頭嶺而
冠頭嶺而西至於防城有龍門七十二處沈沙難通以各載自
島門也通者水至防城也其烏嶼懸雜而小道皆通廉多沙
欽多島地以華夷為限而環州屹立海中地從海安渡脈南
建海角于西天涯于欽瓊州與海安對峙環繞熟黎而熱黎
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環繞熟黎而熱黎
陵水感恩臨高定安澄邁沿海諸州縣環繞熟黎而熱黎
環繞生黎而一千五百里東路沿海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
州五百五十五里東路沿海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
里自海口港之東路沿海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
那樂港萬州之東路沿海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
沿海惟澄邁之馬鼻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大蛋港西路

恩之北黎港可以濟前船隻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
沿海沈沙行舟實為艱險內山生黎嵐瘴殊甚吾人可住
熟黎而不可住生黎黎黎可住熟黎而不可到吾地熱黎
夾介其間以水上習宜故也此亦海外稍次之臺灣惜乎
田疇不廣歲仰需於高雷雖產楠沈諸香等於廣南甲於
諸番究非臺處為從古盜賊充斥之我地我胡痛加勦戮
以次平定百餘年復緣安南黎民哀微阮光平父子篡立兵
四五年盜賊復起緣安南黎民哀微阮光平父子篡立兵
幸不我息國內空虛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資以兵船使其劫
掠我商漁以充兵餉名曰採辦實為粵東海寇之始其時
太平日久水師懈弛緝捕不力商實為粵東海寇之始其時
官亦不能杜漸防微而接濟銷贖諸弊無地不然而泊乎光
緒既亡羣盜無主爭為雄長遂蔓延不可制若今之烏石
二總兵保羣盜無主爭為雄長遂蔓延不可制若今之烏石
輔等之頭目也嗣是以來添造戰船命將出師已二十年
而盜賊如毛訖無成效統計一歲之中我之擒賊極多不
過千餘名而賊首沿海一招從者如蟻船隻不待打劫皆
得自商漁食貨不待經營皆得自劫掠海各港無求不
濤安如平地我師轉怯懦矣兵去則分據各港無求不
獲兵來則連幫抗拒莫之敢攖我師轉怯懦矣兵去則分據各
船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旬日半月猶不能到

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潮不戰陰雲霧日晚夜不戰及暴期將至沙路不戰賊眾我寡前無收泊之地皆不戰其戰也勇力順風而逐以亦順風而逃一非如江之險阻獲其一必其船傷西亦北惟其所之賊匪計窮已投海然後獲其一必其船餘船已飄然遠矣倘其日暮難從外洋逃獲其一必其船險勢必回帆收港故其珍滅最難非于風濤之壯厲危平章道之難易遠近各股賊匪之大小強弱與夫官兵之辛勞才不難知大器之武備之修也從前修船之費皆用出洋之兵監修工程員督造在嗣因不肖弁兵需索皆用人遂罷用兵專用文員前督造工程員督造在嗣因不肖深微因與不固非一時外觀可料實不如舊益船工最爲從真形與交章前因帶領紅單船隻出大洋巨浪城之則勇也夫船名官日夜辱水數百桶怪其船果堅實以戰之不畏安望賊以追則速以見林總兵座駕海安四號一

船堅緻牢實行走快捷賊匪望而生畏詢之爲蔡廷芳監造可知監工得人一船可收數隻之用不宜因一二弁不肖遂謂人皆然也應請將船隻次第聽回徹底興修即派該管弁兵監修其料所關自不聽匠人偷工減料如有需索指名揭參至于料價必增益應由藩庫發足勿令承修之員賠累而後工程可固此爲勸賊第一要務一篷索旋地物不宜加料製備也海中浪起船如升天浪落如墜千餘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憂憶與舟師相從東西洋而千餘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憂憶與舟師相從全軍失色雖賊船垂手可得亦必舍而收桅者一船折從資賊必求木易之三四日乃竣而賊已從容遁矣行五日追賊將及桅壞復然所以出師兩月不獲一賊請于途賊將及桅壞復然所以出師兩月不獲一賊請不虞灰麻油釘料修繕預備其頭大桅尤關緊要係備不能全用堅完大木亦須鑲幫結實此皆官兵性命所不忽之爲細故也一戰具宜逐件精良也海戰莫烈于礮我礮臺爲我官船見官船奔避不戰爲礮少也數年來劫者至四五千餘我官船及商船隻礮位已不可勝用矣其大者幸于丁施放較賊師之礮者不過二三于礮勢不如礮口令于近賊時人礮施短刀竹槍之類均須備足至更烈此外如藤牌鳥槍長刀短刀竹槍之類均須備足至

過船擊賊莫妙火攻但我不火賊亦聞火必我之火倍別
倍速然後我先燒賊而賊不能發火燒我前浙李提軍別
用小船預貯硝磺火藥草末必難得近賊即近矣此古法也
是海上風濤迅厲火船數丈斷難力莫噴筒大徑四寸餘
撞拒浪頭一湧各開火藥受過五六勳噴筒式確筒之
確噴筒為長查賊船受藥不過二三勳噴筒式確筒之
長八尺三寸何勝賊應請製三勳噴筒式確筒之
加不使川鳥斑蝥等毒煙所到賊已昏倒惟製須
密勿須預備于偏近賊時攜上頭桅奮力多火招愈烈
火礮亦須上桅方能及遠三者之用死生勝敗決于須臾
必習熟精練方能先發制人但得二三件及勝賊必紛
投水其船可得矣先發制人但得二三件及勝賊必紛
米艇長六名每船十名掌舵六七人管頭四九名管原不
人又每船恒不敷其火者噴筒八位少者槍等物往不能
顧倘遇賊匪窮而相搏後小船接應不及兵丁慌亂先
水從前覆轍可鑑而盜首匪小船接應不及兵丁慌亂先
大船百二三十人其盜首匪小船接應不及兵丁慌亂先
及賊船見其槍刀林立帆不敢過蓋欲過賊船必先保護

本船過船人少則不能殺賊而反見殺于賊過船人多則
而著名盜首從無一獲皆原于此凡盜首之船財貨充積
兵丁豈不盜首從無一獲皆原于此凡盜首之船財貨充積
先擒王得王而餘黨可散嗣後請大船而兵隨事教首擒
至五名小船七十名人數既多軍心自壯而後賊首擒
可民力也一戰船須常加洗刷一洗也海令兵隨事教首擒
設或船而必戰船須常加洗刷一洗也海令兵隨事教首擒
項或支應請酌給行費不若賊船之速其總因并兵貧乏無
亦須加防守盤查各事應請責成巡道也接濟銷贖亦靈也
詭密非長住海岸不能得其情偽巡道也接濟銷贖亦靈也
簡密非長住海岸不能得其情偽巡道也接濟銷贖亦靈也
用馬別同鎮將督率所屬常往巡道也接濟銷贖亦靈也
買官日募死士于風晦之夜焚賊船其力奉司分事
將官相機動又州縣所管洋面少者焚賊船其力奉司分事
一經管給與月精神難周地方官弁小派委佐貳者數百
逐一搜查如于自備食外多帶柴米防範凡出海口時查
席繩纜等物及來帶確黃火藥者即行擊斃料釘口時查

有無銷買賊賊仍分勤情以爲黜陟於防守斯爲得力
惟是口岸之接濟易查而荒村之接濟難查日間之接濟
可查而夜間之接濟不可查地方官之能事者一保甲之法
宜老爲耳目腹心是則在地方官之能事者一保甲之法
精實力奉則行也古法莫良於保甲之米布硝磺索麻油
鎗刀等物何一不於事無濟彼盜匪之米布硝磺索麻油
貪盜利條告不非禁教化不足格保甲之米布硝磺索麻油
濟銷法網恢恢小資財一經到官囚徒隸役之輩或接
陰授以旨往必翻供釋去此辦理到官囚徒隸役之輩或接
飭令地方官實力編查一犯者誅其盜賊窩家母應請
息懲一儆百至荒涼寂莫之地尤爲盜賊窩家母應請
未易轉移也一鄉勇團練水師出捕防內地轉覺空虛
恐盜匪乘隙乘間劫掠應請於兵防之外飭地方官
委員督率紳士保團練勇於兵防之外飭地方官
一有盜警嚴密堵禦如應設磁位之處備器械俱要整齊
力禦有方盜匪自不能入則查接濟銷賊等事亦易爲
者謂禁止沿海船隻自宜一例編查也接濟銷賊等事亦易爲
少牛食魚鹽之利概行禁絕則貧民無以爲生從賊益衆

況其勢亦不能悉禁要在地方官于所屬商漁鹽船一體
照例印烙編查十船爲甲互相保結給與印照出口外至濱
海鄉村小船出八不出塘汛者尤爲接濟銷賊之具盜匪
所在趨之若鶩應令地方官擇立嚴實之人以爲總責
其訪查夜間購竊宜禁私買也接濟之害米糧之外火藥爲
最無放一而購竊宜禁私買也接濟之害米糧之外火藥爲
昔往惠潮嘉應一帶密查會于豐順縣雁洋產防維較易
揭陽令查得購竊宜禁私買也接濟之害米糧之外火藥爲
官儲之外多有私賣亦即稟請封禁又訪英德縣嚴密查禁
數年來盜匪購竊宜禁私買也接濟之害米糧之外火藥爲
方加意查拏一有私賣立置重典一疏防爲禍不小應飭地
護送禁散行也盜匪多劫一重典一疏防爲禍不小應飭地
其財貨可食數月其船隻可用數年所不用者勒取米糧
布帛豬雞耐儲等物聽人贖回愚民稠顧法紀潛藉以
地方官無從稽查惟打單故散行無忌而接濟銷賊即
鹽船多向賊匪納銀也打單故散行無忌而接濟銷賊即
寓其中此害之大者也應請查禁毋聽散行總須彙齊數
十號爲一幫就近申請船順便護送如散行者一
體拏究如此則盜賊內無接濟外無劫掠不擊自敗矣

海運

唐時海運之事不詳於史蓋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之初

新立治所原注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通天元年

還治乃轉東南之粟以餉之耳及其樹藝已成則不復資

於轉運非若元時以此為恒制也舊唐書宋通鑑慶禮傳

張九齡駁諡議曰營州鎮彼戎夷掩喉斷臂逆則制其死

命順則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嗣作牧馭

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孽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

之舊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期遂

往稟命而行於是量春築執鑿鼓親總其役不愆所慮俾

柳城為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尋而罷海運收歲儲

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

孰為利害此罷海運之一證謝古王曰海運法一曰古今

要其大旨今勝乎古近今更勝於前其故無他在舟師之

諸與不諳而已夫江南海船之赴天津奉天所經海道如

於水底貼於西岸而沙脈之東海面深濶無滄舟行至此

色量風潮之緩急測海面之程途趨避原有適中之方所

謂駕輕就熟也不諳者或避之太過而迂遠焉則遇風而

驟難收鳥或避之不及而淺擱焉則棄貨以保人船針向

差以毫釐路程謬以千里此古疏而今密者一也又如登

州所屬之石島俚鳥雞鳴島成海衛之緊島廟島皆鋒列

諸練者知各島門戶之淺深各門潮溜之順逆轉旋有法

行止從容不諳練者喘近山邊不知進退水山相激最易

疏虞此古生而今熟者二也前代天津奉天通商木廣江

南海船多至膠州貿易不過登州登州海面無從習練故

前明海運南糧乃自江西南出口運至膠州仍用漕船由山

東內河二千餘里運至登州再裝海船轉運天津是一米

而三易其船一運而三增其費且無論靡費勞工諸多未

便而頭緒紛繁... 膠州已繞出淺沙... 登州潮汛已過... 如欲直上天津... 守風何已過險... 深淺宜其寸步... 過登州海面直... 此航海人互相... 以數十年前北... 行運四回此海... 下矣然則元明... 知矣然則元明... 等海運則地勢... 比例也崇日行... 江出口至崇日... 朝見登州山島... 洋面水不深隨... 礁淺攔之虞以... 山島均係統連... 可以安歇守風...

可泊稍闊無礙... 沙脈淺深為爛... 船底各名三不... 於沙船故也惟... 船底各名三不... 疏虞蓋其行走... 為靈便若行天... 開行一日若行... 亦不各船式器... 則有船自江所... 二日自北風多... 權日自北風多... 十月自北風多... 月可到此四時... 兩至多不遇一... 雖遇狂風大損... 大較倍錯過順... 帆至於暴風亦...

十日是暴風期初三日船在江南看天氣晴明而有順風
以便可揚帆開駛三五日間即可駛至山東石島收停島內
以西避暴期夫風信自南而北東風此處外風所忌惟恐東
風飄揚西北共計八面中設逢風暴或飄停北島或收
泊南洋或有常風可揆四時之風而習練之言也四時之
參而不後者概謂風波莫測非習練之言也四時之法可
險初至後旋南亦鮮虞春南起北風不北風當令自
風向急則設不能行約在鮮虞春南起北風不北風當令自
南中貨物拋棄數成船載輕便或無恙者或有之或至西
岸沙脈極淺之處漏損傷者有之或遇西風颶至
外時趨利而返者亦不得言在百中之一焉此商賈
乘風險阻之重價僱船不得言在百中之一焉此商賈
狂風天海船朝北是須夏運裝可保萬全諺云夏至南風
高挂天海船朝北是須夏運裝可保萬全諺云夏至南風
日當合之南風朝北是須夏運裝可保萬全諺云夏至南風
源專司規矩水手均安本分非遊手每船約五日防弊清
猶鄉人之務農山人之業樵焉又皆船戶選用可信之人

有價亦值五六千金無不傷損一船商貨價值五六千金
船價亦值五六千金無不傷損一船商貨價值五六千金
恐有被盜賣為人船盡失夫貨或盜賣船可藏匿船冊
上或有名姓年貌籍貫失於內洋八自海邊登岸既可登岸
則可洗近報則營中保甲查驗船形或恐捏報船欄
淺沙將貨拋卸海中保甲查驗船形或恐捏報船欄
有之亦必有前無此船消息可稽若運漕糧不在冬令
風險之時有前無此船消息可稽若運漕糧不在冬令
各有家眷保人遞相牽制倘有積弊一船二十人之口角
行踪萬無不露之理是以商賈貨物從無用人押運惟以
攬載票據為憑則船戶商家各無虧缺潮濤無用人押運惟以
惟風波不測則船戶商家各無虧缺潮濤無用人押運惟以
缺數本無此患然商官事章程必歸畫一為端夏季順風
赴北運船到北時日長途程必歸畫一為端夏季順風
內河運船到北時日長途程必歸畫一為端夏季順風
外尚有一風波不測外海運北豪無耗散則餘未數目自必
更多萬一風波不測外海運北豪無耗散則餘未數目自必
而易舉亦且有盈無細兼可使眾船餘未數目自必
至於南裝北卸自有官司彈壓島址暫停亦有營汛稽查
各省沿海北岸皆有官司彈壓島址暫停亦有營汛稽查
毫髮隱購或恐船數眾多散漫無稽則必驗船牌來歷查

定裝某縣之糧分縣稽查尤為簡便更有經過牙行堪作
家船保領自無虞其散漫無稽也六日海程某航海營
竊見南洋營汛防禦森嚴北省海程更奇捍衛蓋以閩浙
廣東三省海面懸山叢雜水不甚深若戰船緝捕易於
避是以昔年洋匪滋擾皆在南洋江蘇洋面均有沙脈
徒船底皆有龍骨一經營船追捕匪船即北運貨皆到
能逃遁故前此洋匪未靖江蘇商船北運之明証也昔年
有宣北者非因戰艦嚴迫即被暴風飄至北運逃命苟延
旦夕而已山東洋面均係深水大洋東向無險逃命苟延
避風西岸山島連內地海船出大洋東向無險逃命苟延
無照不致泊島內懸海颶風一遇狂風無從北足天津
則有黃蓋瀾以守門戶利津則有北防關鑿此四省洋面
地勢險要旅順南對登州北對天津北防關鑿此四省洋面
然之保障也慮外番市船艦作北防關鑿此四省洋面
士御給中華藥物以養命者急於北防關鑿此四省洋面
敢潛犯法且其所經海面如七洲沙頭清巨水瀉不萬里
長沙千里石塘皆屬海中極險之區非戰艦商船巨捷如飛
駛而船身既大行走遲我國家戰艦商船巨捷如飛
驅利鈍懸殊防禦尤易至北海大洋斷難魚貫而行即如
驅利鈍懸殊防禦尤易至北海大洋斷難魚貫而行即如

日陽帆出海雖有百號之多次日一至大洋前後左右四
散開行影踪莫指直至朝見登州山島方容進島會齊而
巡緝營船星羅布布常在島外巡查不容匪船混跡此海
而之遼瀾捍衛之森嚴可想而知矣如運漕糧必欲籌及
萬全祇須江南戰艦在江浙交界之盡山防護南懸懸山
至此而盡故名盡山中抱內港或恐匪類潛藏此外直至
天津並無懸海山島可以潛匿者即登州孤山並無環抱內
欽四面受風不能停泊且與登州近在咫尺登嶺哨船巡
港四面受風不能停泊且與登州近在咫尺登嶺哨船巡
查最密或謂糧運大事雖北洋無須為護送之計而糧道
家體制亦宜有官兵押運為稽查船戶之需似祇須糧道
大員運糧于總以及各省水師千把百員各省水師壯兵
千名分船押運足資彈壓兼可使水師後進新兵習熟海
性經分船押運足資彈壓兼可使水師後進新兵習熟海
省商船逐年陸續加增擇其船戶殷實積具堅固者足有
一千餘號大小統計每船可裝倉斛南糧一千餘石至於
水腳價目原有貴廉不齊大抵隨貴利之厚薄定水腳之
重輕數十年來僱船大概情形極貴之時每關石計水腳
規銀三兩有零每兩折實錢六百七十六文每關石計水腳
石五兩有零每兩折實錢六百七十六文每關石計水腳
石三兩有零每兩折實錢六百七十六文每關石計水腳
其每年攬載商貨可運三四次不等今如夏季順帶便裝

漕米一次每倉石酌與水腳若干春秋冬三季仍可運裝
商貨三次統計所獲水腳價銀仍如統年運商貨四次矣
惟必回南夏至以前將江浙等處糧米一次立夏前必
期回南夏至以前將江浙等處糧米一次立夏前必
陸船開行天津北倉再為轉駁通倉處暑以前務使海
駁船回空使天津北倉再為轉駁通倉處暑以前務使海
無延誤蓋彼船戶之所深慮者惟恐裝卸漕糧延日月
錯過順風時令以爲一年僅行兩次則所獲水腳價銀不
敷水手辛工及添補損具之用又慮南地兌糧米色不
到北交卸升斗不敷天津駁運倉不卸之勢也殊不知升
章程茫無頭緒此所以有畏難不前之勢也殊不知升
例有盈餘駁船自有官備南裝北卸自可刻期趕辦無
米色不潔淨而海船順風運北爲日無多既耗
散亦不蒸毒且可安插氣筒露風透氣各包封樣米可
期一色無差果能立法之初官事民情安爲參議子以
允則船戶莫不踴躍從始終遵奉且殷商富戶將必有
添造海船以覓利者雖全漕亦方資運如現在商船暫
趕運全漕則須存河減運之後海船裝帶南貨趨如飛
更必需於充裕內河地歛收南省豐稔之時更可額外
依運川廣臺灣米石源源接濟尤爲迅速所慮者事固難

於圖始又更難於成終如果僱船運糧裝卸日期必須限
定節氣勿令逾期若使日久弊生南北胥役需索陋規駁
船裝卸轉運延遲給與水腳扣色減平種種侵肥必致不
私兩誤甚爲防及也入日春兼運之日海船運漕夏最
可不便須如欲權時趕運全漕兼運之日海船運漕夏最
爲日須在年內兌糧陸運全漕兼運之日海船運漕夏最
津開練後必可到齊駁運全漕兼運之日海船運漕夏最
如數回南再裝漕米夏至後赴北立秋以前又滿節必可
九月內到南尚一月卸通白露節回空再運關東客貨如能
再裝次年漕尚一月卸通白露節回空再運關東客貨如能
籌海運其至便者有海船更近處裝客貨年終數回而
不熟擬募漁戶造艘往返十餘次以崇開沈廷揚生隆慶
王宗林以不習海道有鶯小試以漸加增今開海禁三
上猶抗疏三上始行踏勘小試以漸加增今開海禁三
十餘年江浙濱海多以船爲業往來天津增開海禁三
勘之人即皆歷試之人無庸別募率虛器不便一昔人擬於
崑山太倉起造船隻餘石不官造募其堅緻牢實無一
失無庸別造其便二又漕運多置贖督官員今即擇船戶

般良者督之無庸別委反多掣肘其便三其僱價似可照
沈廷揚議每石二兩六錢折合蘇石六兩餘文即以造船
銀及旂下大糧給之已省其大半無庸別開帑藏其便四
然覆溺者百不一二險或不免漂溺者不知商民往來甚
遭覆溺者百不一二險或不免漂溺者不知商民往來甚
至為穩當况兌糧時原每石加耗今可量裁之取一甚
與船戶以備各船通融補而正額萬無一失其朝延發
一也然而有疑改運後蘇鎮而於安運者不知其變通之
初即事以漸運非為丁無生計而於安運者不知其變通之
四即事以漸運非為丁無生計而於安運者不知其變通之
米數由海抵通而省該丁造船勞費仍給月糧休歸軍伍
或前嘉慶十六年籌辦海運督撫以十二不便其行奏覆所
也頭號沙船不過五六號每船不過帶米四五百石此乃
云正供七分裝載亦可裝一號則沙船大者三號沙船力
有重供七分裝載亦可裝一號則沙船大者三號沙船力
勝一千石者亦不下千有餘號其無可疑者三號沙船力
稱帶米四百石須水腳一號則沙船大者三號沙船力
每石二兩六錢計之也若就現在民價每石一兩四錢每
兩折錢六百三十文合足錢八百八十二文而關東一石
當江蘇二石五斗則蘇石祇須錢三百餘文即極貴之價

加沈議二兩六錢者折合蘇石亦止須錢六百餘文况現
定價值酌議加增有不踴躍從事者乎其無可疑者四也
其所慮者蓋不在受載而在卸載也誠俾船戶不知隨
水力短少而在省吏需索恐無窮也誠俾船戶不知隨
行哉至絕無抑勒稽留方且爭先恐後而何海運之不可
平哉至絕無抑勒稽留方且爭先恐後而何海運之不可
以守風絕不聞沙船往來過成山時揚利必問無風可
須問婢道而以海道則諸素不習海之委負其可耕問無
部日寧台諸府八海而不知之糧當從何處起運或疑即
杭嘉寧台諸府八海而不知之糧當從何處起運或疑即
明言然以事蹟核之似皆運至太倉劉家港元明運或疑即
放史又元二十二年以前軍高人載江准米易海由利達
京師又元二十二年以前軍高人載江准米易海由利達
八海則其時尚未全用劉家港海道迨武宗至大四年後
江東寧國地饒建康等處運糧率領海道從宗至大四年後
而上海水端急又入海船大底少糧亦非江中湖廣江
西之糧運至真州入海船大底少糧亦非江中湖廣江
是全用劉家港入海船大底少糧亦非江中湖廣江
乃全用劉家港入海船大底少糧亦非江中湖廣江
元十四年十一月詔江浙無別自處糧運赴倉俟元未
家港當自有倉浙斷無別自處糧運赴倉俟元未

張之亂史特書遺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斡
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先由海道至慶元抵杭率
海舟候于嘉興之澈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
又一舍而後抵澈浦乃載于舟海難淺滯躬履艱苦則前
此由海道運京師或仍由處戶部尚書事秋其非
糧也明太祖洪武元年命戶部於蘇州大將軍湯和造舟
給遼東五年命靖海侯吳楨督海運總舟師數萬由海運
餉遼陽此皆高麗會計錄云永樂八年令江以南民糧悉
祇倉州于平江劉家港亦用海船繞出登萊大津以達河
改崑山州為太倉衛亦用海船繞出登萊大津以達河
表裏禹貢載揚州貢賦亦用海道最難則由膠萊內河轉
海運之始秦唐雖亦偶行其道難稽明則由膠萊內河轉
般登州實為勞費惟元代海運最久其難自若元代所
生道明人沿為勞費惟元代海運最久其難自若元代所
開米道今沿為勞費惟元代海運最久其難自若元代所
詢問以紀載得自今年吳松口至十餘里而由
人定以香驗出之水色格以針盤究難指其道里數
惟有就西岸對出之州縣汎地比照核計不相逕庭其小

鳥微嶼亦難盡載謹摘敘大凡畧分段落并繪圖貼說焉
第一寶山縣第二段自崇山縣至吳淞口入洋
繞行寶山縣第二段自崇山縣至吳淞口入洋
崇山縣第一地一名蛇山又自崇山縣至吳淞口入洋
至崇山縣第一地一名蛇山又自崇山縣至吳淞口入洋
能寄北微偏東出大洋之標蘇州府屬外洋東逾百八十里
向正北微偏東出大洋之標蘇州府屬外洋東逾百八十里
里水深十丈可寄從通州居泗水對出之洋面約二百餘
出之洋面約二百餘里至黃沙港起至鎮江對出之洋面約
北之洋面約二百餘里至黃沙港起至鎮江對出之洋面約
十里鎮江對出之洋面約二百餘里至黃沙港起至鎮江對出
黃河對出之洋面約二百餘里至黃沙港起至鎮江對出之
南有沙埂五條宜避之及北至安東縣河口對出之洋
面約九十里約一百八十里約一百八十里約一百八十里
出之洋面約九十里約一百八十里約一百八十里約一百八
門一干五里約一百八十里約一百八十里約一百八
嶼可偏用羅盤格定方輿山鎮營所轄州縣河口對出之
針頭偏用羅盤格定方輿山鎮營所轄州縣河口對出之
東嶼頭偏用羅盤格定方輿山鎮營所轄州縣河口對出之

南雲梯關外迤東有大沙一道自西向東接漲甚遠暗伏
海中恐東風過此沙徑東北積為沙壘舟人呼為沙頭山
沙再換正針對東成一直上北便見高麗諸山故將近大
船行過于偏東對成山水師南帶也第四段過鷹游門北
須偏西始能對成山水師南帶也第四段過鷹游門北
東山自照縣界至此始見嶼又北至文登縣之馬頭嶼
槎山自照縣界至此始見嶼又北至文登縣之馬頭嶼
東洋風界由蘇山島靖海衛及榮成縣之石島養魚池
石島居民稠密可泊惟島門東南向春時乘風易八難出
自鷹游門至石島約六百里雖以針盤定方向猶須尺
用水托水托者以鉛為墜用繩繫之採水取則也每五尺
為一托水托者以鉛為墜用繩繫之採水取則也每五尺
試水均在三十開試水自順風二日餘均係黑水再試至
托上水即知船到沙洋面過大風一帶山頭隱隱可見
托下水仍綠則係山嶼及石島一帶山頭隱隱可見
再行半日即至石島北而此島一針路也第五段自見
十里俱成島洋而約北扼要之島至威海衛北針界仍
至文登縣之劉公島約百餘里又北至威海衛北針界仍
西至福山縣之劉公島約百餘里又北至威海衛北針界仍

百餘里自石島起至廟島止九百餘里之眾島西北一帶
有暗礁船行偏東以避之又廟島之東有常山頭淺灘宜
避試水在十五六托至二十托不等船中有二十五島為
為大順計東省洋面一百零五島中有二十五島為海道
要地而廟島尤大可以停泊第六段自廟島過掖縣小石
島即入直隸天津海口約九百里針對大西偏北沿途試
水在十四五托再至六托上水黃色水底軟泥可拋拋
候潮進口約計海口出十激東向大洋至余山北向鐵棧山
關外計自吳淞口出十激東向大洋至余山北向鐵棧山
歷成山西轉如眾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里
曰古來海運如禹貢碣石入河秦起黃腫輓遼左乃在瀛
滄登萊境內對渡開東道里無多唐宋偶一饒運其數更
微故史不載明初張赫等初運三十萬為最至七十萬永
樂中陳瑄始建倉千直沽亦正以百萬為最其後沈廷揚
自淮河口開洋七日抵天津一節元代海運最其初運
亦僅四萬三千石行之七八年猶祇運米數十萬自初
以薦計從未有初次試行即裝米一百六十餘萬自始至
終不廢一人不損額漕一梯米如今之所運者仰惟承
聖人在位海若馮夷莫不效職而瀛民登客生長不測者
平習于沙線操駕日精昔之望洋興歎以為波濤不測者
久已視為坦途揚帆直上無礁崖之齒卒無港汊之驚環

轉較諸內河為易議者每謂河運費財海運費人由今觀
蘇松數府州漕額甲天下而丁船經行內河提溜挽關利
淺穀損與夫押運交兌暨驗之費多不能省丁疲索之官
官復問之民力備矣而官與丁亦敢使蘇屬海運遂行
者日盜賊不啻十之四五東南民力庶有鳩乎若夫難海運
御難章程不可不豫立耳後成案先生邵國利病書引王
氏宗沐議云別通海運兩漕並輸國計益足彼不來而此
河身狹闊座珠聯漕船勢必立幫以防爭越守侯日久則
百弊生而軍食費今海運開洋不必立幫二利也海運既
通雖有漂沈實無挂欠且漂流亦不待于勘報稽違以誤
總計三利也今漕河浙江蘇常鎮寧國太平其糧幾二
百萬石每石扣過江米七升共費米十三萬二百石而八
淮以後遇淺又需船割今海運則過江米與盤剝費數十
萬省四利也漕河運軍兌米已單憚于空歸牽挽之勞往
往將船鑿沈而逃每歲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
則沈船可省五利也各軍有行糧有賞錢有安家今行海
運舟大人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抽稅漸減行糧諸色六
利也漕河行糧有在水次隨支者每徵收不齊即改本
色守候頗艱若海運則須盡給凡一應料價輕廉月糧等

項料理自齊七利也漕行日久耗米不貲海運則行甚迅
急耗米可節八利也海運既行百貨湊合物價既輕行戶
亦裕以貨推米亦深計者所不廢九利也遼東孤懸餉饋
甚艱海運既通則一水可達如洪武三十年故事十利也
歷代漕運大率雇募轉般今行直達往返疲勞若海運則
每行五鼓開船已時即在春初八兌夏盡即休疲困自蘇
十一利也兌運之弊盜賣侵蝕甚或官軍俱逃今行海運
欲盜誰市欲逃馬往十二利也其言得失雖屬蹄筌然海
運之利在前
明已畧見矣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
時湘灘沂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
闕上書言江西湖南沂流運糧不濟軍師士卒食盡則散
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
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
可致于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

致三萬石至廣府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執政
是之以礮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
訓之軍皆不關供沈氏曰邱濬曰海運自秦已有之而唐
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初伯顏平宋命張瑄
朱清等以朱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
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
是時有中樞之運不專於海道二十八而立都轉運萬
戶府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浙財賦府所辦糧充運自
此至末年專仰海運矣說者謂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
河漕之費所得益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梁夢龍曰元
史稱元人海運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今國家都
燕財賦自東南而來者僅恃會通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
慮若尋元人海運之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
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湖海一帶由海運
未為非策也又曰元人由海運或至損壞者以起自太倉
嘉定而北也若但自淮安而東循登萊以泊天津本名北
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與東南之海潮茫無際者迥異誠
議運於此是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於便易矣山居贊
論曰禹貢言浮於江海達於淮泗又曰夾右碣石入於河

是貢賦之道未嘗不兼用海也秦人飛芻輓粟起於黃腫
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其制未盡非而用民失其道矣
說者謂海運作俑於秦而效法於元豈通論哉

燒荒

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唐書契丹
每八冠幽薊劉仁恭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
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有之戰國策公孫衍謂
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
英宗實錄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禦
鹵莫善於燒荒蓋鹵之所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
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鹵馬來侵半日可至乞
敕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鹵

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臥
可安矣翰林院編修徐瑄原注後改亦請每年九月盡勅
坐營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
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
如遇邊寇出沒卽相機勦殺此先朝燒荒舊制誠守邊之
良法也

家兵

古之爲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傳冉求以武城人三百
爲已徒卒後漢書朱儁傳交阯賊反拜儁刺史令過本郡
簡募家兵張燕寇河內逼近京師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
兵擊卻之三國志呂虔傳領泰山太守將家兵到郡郭祖

公孫犢等皆降晉書王渾傳爲司徒楚王瑋將害汝南王

亮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

汝成案將帥家丁前代多有明史所載如玉越馬永馬芳梁震李成
梁滿桂張神武趙率教金國鳳侯良性等傳皆有之並著
成效其始則出于戰國時之陰養死士漢李陵之荆楚劍
客亦其類也盛于唐藩鎮之牙兵謂之外宅兒至結爲義
子大約在兵間久不得不用選鋒以求制勝然養之不易
故之尤難以此召亂亦時時有之任師中者惟當簡擇士
伍拔其豪俊優其獎賞勤其訓練則屠沽皆可使成勁旅
雖官有遷移或有數年之功廢于一旦之歎然所至如此
轉移非難備身衛國所裨多矣

少林僧兵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教其辭曰王世充
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竝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
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尙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

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是時立功十有三人裴灌
少林寺碑所稱志操惠賜曇宗等惟曇宗拜大將軍餘不
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書孝武帝西
奔以五千騎宿于渥西楊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
持千牛刀以從舊唐書元和十年嵩山僧圓淨與淄青節
度使李師道謀反結勇士數百人伏于東都進奏院乘雒
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小將楊進李再興害變留守呂
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而出入嵩岳山棚盡擒之宋史
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
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然則嵩
雒之間固世有異僧矣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
十餘人自爲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衆皆戰死嗟乎能執
干戈以扞疆場則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時有
五臺僧眞寶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使殿命之
還山聚兵拒金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爲金所得誘勸百方
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旣許宋皇帝以死豈當
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祐之末常州有萬安僧起義者作
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其亦有屠羊說之遺意者
趙氏曰後周書齊王緯旣被擒在城王潛僞固守沙門
哉來應尊者亦數千人唐書李罕之少爲浮屠後去爲盜
會堯臣獨醒志廬山圓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養之極厚
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抗金陵陷乃遁去金主亮死山東豪
傑皆起兵有僧義端亦聚衆于餘欲遁辛奔疾知其將奔
金追殺之金宣宗紀夏人犯積石州羗界寺族多陷惟桑

通寺僧看通昭通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相而不從詔
賞諸僧鈴轄正將等官明成化中劉千斤之亂康都督募
紫微山僧惠通勦之通直入賊營與千斤鬪千斤乃降崇
禎中史記言知陳州以流賊充斥乃募土聘少室僧訓練
之此皆僧
兵故事也

毛葫蘆兵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
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鄉人自
相團結號毛葫蘆軍故以名之朶爾直班傳金商義兵以
獸皮爲矢房如弧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大學衍義補今唐
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葫蘆
成化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義言宋時多剛縣夷爲寇用
白芳子兵破之白芳子者卽今之民壯也

方音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
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嚙夫子病之馱舌之入孟子
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
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
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
何答曰未見他累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
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
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
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
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况

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
所居宮原注魏書咸陽王禧傳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
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
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雜
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
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
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北齊書高昂傳於時鮮卑共輕中
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中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
列則為華言孝文用夏變夷之主齊神武亦英雄有大畧
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國之言為官名號令而遼史
初立國語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錢氏曰元史而北
俗之語遂載之史書傳於後代矣
後魏平陽公丕傳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雜

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
令其不生同異變俗之難如此今則拓跋宇文之語不傳
於史冊者已蕩然無餘一時眾楚之咻固不能勝三紀遷
殷之化也

後唐康福善諸蕃語明宗聽政之暇每召八便殿咨訪時
事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焉嘗面戒之曰康
福但亂奏事有口斬之

外國風俗

歷九州之風俗攷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
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漚以為
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

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金史世宗嘗謂宰
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
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尙存之
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
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
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
輩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
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奕
碁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
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
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邵氏聞見錄言回紇風俗樸厚君臣

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
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
飾中國爲之虛耗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大戎
樹情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
上合道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
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薦居日久漸
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競於無等財賄溢于靡
用驕淫矜侈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五
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俳優飾
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美妹名茶
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子誠監於斯則知所以勝

之道矣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略於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興也原注又曰皇帝已下於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行在所取旨出給詰勅文官縣令錄事已下更不奏聞聽中書然則外國之能勝於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若舍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見其立弊也

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人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放其租

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為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邪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濫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墮民心易離豈不繇是與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拔其弊祇益甚焉耳其論金時之弊至為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殺人奸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薊之地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是則省刑薄斂之效無所分於中外矣

徙戎

武后時外國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等皆因充侍子得徧觀中國形勢其後竟爲邊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蠻貊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迺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願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解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距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昔豈可不慮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

於惠主咸以戎翟人居必生事變晉帝不用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竝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黻門服改氍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觀衣冠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戎人廣其縱橫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野心旋生於異日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羅災實繇於此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寇戎乎謹按楚

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
陳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取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
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
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
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
漢書陳湯云夫匈奴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
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繇是言之利兵尙
不可使敵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
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
可以與諸侯此則本朝諸王尙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
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彫散以晉惠方之

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割地昌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
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彊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尼平城
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
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
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氊罽美
於章綬旣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
爲生不習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
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
漢法非但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原注謂四民
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名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
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會內徙正當劫邊人

繪綵麩蕪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
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礪盡節
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臣
失圖則狡寇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外蕃經營
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
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戎人保疆邊
邑無事矣

明永樂宣德間韃靼來降多乞畱居京師授以指揮千百
戶之職賜之俸祿及銀鈔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
降人正統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賢言臣聞帝王
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蠻貊待黎民如赤子親之也待

蠻貊如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
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况奪赤子之
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竊見京師降人不下萬餘較
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
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
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
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夫以有限之糧而資
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
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
陸竝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
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其

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
救死往往枕籍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降人坐享俸祿施
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餽之
赤子卒至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
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
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
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
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
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
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降人一歲之俸不下
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

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
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
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
堅冰至臣窺見遠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
俸祿使之久處不去腥羶畿內無益之費尙不足惜又有
甚焉者夫蕃人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
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
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力而坐享其有是
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
旦邊方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劉石之亂可不鑒哉
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

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降人羣聚京師臣嘗恐懼而不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降人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土木之變達官達軍之編置近畿者一時蠢動肆掠村莊至有驅迫漢人以歸寇者戶科給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講劉定之並言宜設法遷徙俾居南土於是命左都督毛福壽充左副總兵選領河間東昌達軍往湖廣辰州等處征苗巡撫江西刑部右侍郎楊寧奏請賊平之後就分布彼

處各衛所守禦然其去者無多

原注天順元年七月丁丑兵部奏自正統七年至景

泰七年調去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隨征達官達軍共一千八百人

而天順初兵部尙書

陳汝言阿附權宦盡令取回遂令曹欽得結其驍豪與之同反而河間東昌之間至今響馬不絕亦自達軍倡之也明初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承平日久種類蕃息至成化四年遂有滿四之變

樓煩

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強悍習騎射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為一軍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侯丁復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

姦臣傳以為回鶻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此或轉寫之譌冊府元龜按國史叙鐵勒種類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有契弊烏護統骨等部契弊則契苾也烏護則烏紇也後為回鶻統骨則統斡斯也轉為點戛斯蓋夷音有緩急即傳譯語不同大明會典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為西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雜居則回回與畏兀兒又為二種矣原注鄭所南心史畏吾兒乃韃靼為父回回為母者也錢氏曰心史乃偽造不可信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於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李衛公上尊號玉冊文種類磐互縞衣如茶挾邪作蠱浸淫宇內今之遺風亦未衰於昔日也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紇請於河南府太

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即今禮拜寺之所從立也

新唐書常袞傳言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畱京師戍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舍光門魚契走城外然則自肅代以來回紇固已有居京師者矣

實錄正統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南各衛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時西陲有警不得已為徙戎之策然其種類遂蕃於江左矣原注正統三年

八月有歸附回回二百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

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不至福建漳州衛指揮僉事楊榮因進表至京為回回之編置漳州者寄

書於其同類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為為事官於大同立
功原注正統四年七月辛未其後文教涵濡戎心漸革而蠻貊之裔遂
有登科第襲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
黨夥為暴閭閻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訓其頑犷之習所
謂食桑甚而懷好音固難言之矣

天子無故不殺牛而今之回子終日殺牛為膳宜先禁此
則夷風可以漸革唐時赦文每日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
刃殺人官典犯贓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可
見古法以屠牛為重也若韓滉之治江東以賊非牛酒不
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此又明識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書泥婆羅國頗解推測盈虛
兼通歷術事天竺國善天文歷算之術尉賓國遣使進天
文經拂菻國其王城門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丸十二枚
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
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
失蓋不始於回回西泮也原注元史張思明傳大德初權
左司都事有獻西域稱法思明
不用

王忠文禕集有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監語曰天文之學
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
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

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

慕閣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
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此與今之利
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於元宗之世者豈非其時在
朝多學識之人哉

三韓

今人謂遼東爲三韓者考之書序成王既伐東夷傳海東
諸夷駒麗扶餘駙貊之屬正義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
此駙駙卽韓也音同而字異耳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十年
東夷韓國人率眾詣樂浪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日馬
韓二日辰韓三日弁辰原注晉梁二書作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
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

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
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
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
馬韓最大其立其種爲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原注漢書朝鮮傳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史記誤作眞番旁眾國三國魏志齊王正
始七年幽州刺史母丘儉破高句驪濊貊韓那奚等數十
國名率種落降陳雷王景元二年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
其屬來朝貢晉書張華傳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
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竝遣使朝獻杜氏
通典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此其封域與朝
貢之本末也劉熙釋名韓羊韓兔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

也後魏陽固演頤賦視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此其風土也宋史天文志狗國四星在建星東南主三韓鮮卑烏桓獫狁沃沮之屬此其占象也宋史高麗傳言崇寧後始鑄三韓通寶而遼史外紀有高麗王子三韓國公勳三韓國公容三韓國公假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為扶餘弁韓為新羅原注北史以辰韓為新羅馬韓為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遣人置縣據此乃俘三國之人置縣於內地而取三韓之名爾原注正如漢時上郡有鞏茲今縣不可便以為西域之國人乃謂遼東為三韓是以內地而目之為外國也原其故本於天啟初失遼陽以後章奏之文遂有謂遼人為三韓者外之也今遼人乃以之自稱夫亦自外也已

批史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為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此又與前史不同而唐書東夷傳顯慶五年平百濟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馬韓

大秦

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孫氏曰編探釋藏佛經皆題姚秦鳩摩羅什譯無有云大秦者不知亭林何據且鳩摩羅什生於天竺距大秦國尚遠不當題云大秦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

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此其國名之偶同而傳以為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謂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以中國為小秦則益為夸誕矣

千陀利

韓文公廣州記楊氏曰昌黎並無廣州記是送鄭權序耳有千陀利注家皆闕

按梁書海南諸夷傳千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

扶南畧同出斑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最原注

梁王僧儒有謝賜千陀利所獻檳榔啟周宏正傳有罪應流徙勅以賜千陀

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千陀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

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斤陀利國遣使獻方物原注南史同以

千為斤疑誤汝成案梁書無周宏正傳傳見陳書至有罪

寫時脫南史二字

日知錄

日知錄集釋卷三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天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成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國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沈氏曰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年九月戊寅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薛

相奏歷代治歷更改不一不數世輒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致元至元辛巳造授時歷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同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已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祕書及國朝歷志準臣親督中官正周曆等及選諳曉本業善于推算者及今冬至以前詣觀象臺晨昏書夜推測日景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俟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并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日夜半中

星七政躔度紫炁月孛羅喉計都等類視至元辛巳果否
有差備錄上之并延訪知歷理善立差法之人合其參別
同異重建歷元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議請如
所奏得旨允其測候訪取稅書報罷神宗實錄萬曆二十
三年九月禮部議鄭世子載堉所進萬年曆內云近有
信應法差謬當正者然于何正之一日考月令之中星移
次應節二日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三日驗交食之分
秒起復應時即如世子言取大統授時二曆相較氣差三
日移一月則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
樊深河開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有禁後讀
制書見仁廟語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為民間設耳卿等安
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曆祥異賦賜羣臣由律書之言觀之
乃知聖人所憂者深由制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見
者大梅氏曰心之神明無有窮盡雖以天之高星辰之遠
以追其變故世愈降歷愈密而要其大法則定于唐虞之
時今夫歷所步有四日恆星日月日五星治歷之具

有二日算數日圖象日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
躔離肺膈盈縮交蝕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歷者七
十餘家疏密代殊制作各異且法具在可攷而然大約
三者盡之矣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歷者算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璇璣玉衡測驗之
器也故曰定于唐虞之世也歷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
差其一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至于著雖聖
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
能人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末何承天祖冲之
以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
以七十五年或八十年或以八十年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
十六年有八月回泰西之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啟下
求增減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
差之西可謂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
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
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
裏此方不見食者在月外必反見食宣明歷本之為氣
刻時三差而大術歷有九服測食定暑漏法元人四海測
驗二七所而近世歐羅巴航海數萬里以所經山海
之程測北極為南北之差測月食為東西之差里之說至
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
以定里差隨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為法既

推之數千... 惟子產昭子深明理數之實乃有以折服矯誣之論故歷

學大其則... 影徑為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面露光如環而占以

全環食為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留逆而占唯知順行以
逆行為災日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而
去皆變行也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
預求而古無緯度占為失行為之例曰凌曰犯曰闕曰食
曰掩曰合曰句已日圍繞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官
紫微及外宮距遠之星必無犯理而古書皆有之近有著
賢相通占者刪去黃道極遠之星亦既知其非矣至于恆
星有定數亦有定距而占者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
座出入地亦有定距而占者或以橫斜視差妄謂移動是
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天鈞直則地維坼泰階平人主有
福中州以北去北極近老人星遠而近濁不常見占曰老
人星見王者多壽以二分日候之江南老人星高三時皆
見而猶歲以二分古星密疏貢諛此其仍訛習欺尤大彰
明者矣曰然則占驗可廢乎將天變不足畏邪曰惡是何
言也吾所謂辨惑辨其誣也若夫王者遇災而懼側身修
省以答天戒固欽若之精意也古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夫德刑固不以日月之食而始修也遇其變加警
陽焉此則理之當然非以數之有常而或懈也

日食

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

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
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余所見崇禎之世十
七年而八食原註二年五月乙酉朔 四年十月辛丑朔 七年三月丁亥朔 九年七月癸卯朔 十年正月辛丑朔 十二月乙未朔 十四年十月辛丑朔 十七年八月丙辰朔與漢成略同而
稠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為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
非溺於時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於邪臣之說乎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
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
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非也
夫日月之在於天莫非一定之數沈氏曰談遷國權李天
道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是為同道二至則過赤道內
外各二十三度是謂相過又日過赤道二十三度則為真

至兩道相交于一線則為真分今日然天象見於上而人
節變之差皆由推測不能準此耳 然天象見於上而人
事應於下矣為此言者殆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
其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為
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曰食
之咎無論分至陸氏曰西學絕不言占驗其說以為日月
之食五緯之行皆有常道常度常可據以
為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雖有常道常度然當其時
而交食凌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能
無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與人
無與然值之者亦皆有微驗況國命之大乎或以為西學
有所慎而不
言則得之矣

月食

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
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問曰嘗聞西域

為明
哲

歲星

吳伐越歲在越故卒受其凶苻秦滅燕歲在燕故燕之復
建不過一紀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歲在齊而為劉裕所
破國遂以亡豈非天道有時而不驗邪是以天時不如地

利

歲星固有居其國而不吉者其行有贏縮春秋傳歲棄其
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史記天官書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
凶淮南子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以近事考之歲星當居
不居其地必有殃咎原注考授時歷段日歲星未有不退
之時但晨退四十六日夕退四十六
日各有奇共止得九度七十六分有奇而十二宮
大約各三十度以出宮為災不出宮不為災也

五星聚

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伯五星聚箕原注沈約

志云竹書紀年帝辛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唐天寶

九載八月五星聚尾箕大歷三年七月五星聚東井宋乾

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原注景德四年六月司天淳熙十

三年閏七月五星聚軫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

見於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天啓四年

七月丙寅五星聚張原注丙寅月之十四日在張九度

一度凡聚占日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

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

離去被滿四方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蓋元宗之政

入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

月爲之食南城萬實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

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爲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

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爲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

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

是謂闕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

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闕虛而致紛紛之說原注

天文志曰火外明其對必有闕氣大小與日體同者非

靜樂李鱸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

爲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爲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

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沒後

乃日尚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升西日未没人
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
曰子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何以驗
之今試以一文錢置虛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
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也日將落
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
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為真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為真錢
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必稍下
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
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隔於
地又何疑哉楊氏曰以火近火而光奪此精不可有二之
說也金水內景此闇虛之說也地影之云最

荒矣或曰漢從歲宋從填唐從熒惑云梁氏曰占金難謂
五星聚非吉祥乃
兵家為秦亡之應因歷引唐世五星聚為証其大者天寶
九年五星聚燕福至累世通鑑不載漢五星聚東井事良
是

四星之聚占家不以為吉驗之前代于張光武帝漢原注

劉勃等言建安二十一年于牛女中宗紹晉原注晉書懷
帝紀永嘉六

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于牛女天文志同但云聚于牛

女而元帝紀則云永嘉中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一

賦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于觜參神武王齊于

危文宣代魏于東井肅宗復唐于張高祖王周皆為有國

之祥也故漢獻帝初韓馥以四星會于箕尾欲立劉虞為

帝唐咸通十年熒惑填星太白辰星會于畢昴詔王景崇

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滅

四星聚奎婁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原注至德二載四月壬寅四星聚鶉首後晉天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南唐主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歲填四星合于張嘉熙元年太白歲辰熒惑合于斗詔避殿減膳以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竝起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泥於一家之占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

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郎將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閒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人事感天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

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唐元宗為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軍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鄭注對於浴堂門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然則荆軻為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昭王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氣壹則動志其此之謂與趙氏曰上古之時人之視天甚近易所言皆詰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為吉凶春秋記人事兼記天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說載之法非孔子所創也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梁欒數其禍福傳以世範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變必驗一事推既往以占將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邑王數出微行夏侯勝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時

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召問勝對洪範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謀上者光安世大驚宣帝將祠昭帝廟旋頭劍落泥中刃向乘輿帝令梁邱賀策之云有兵謀不吉上乃還果有任宣子章匿廟間欲俟上至為逆事發伏誅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或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每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歲無不屢中翼奉以天官書獨異姓之臣為陰氣大甚極陰生陽恐反有火是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切若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星氣猶人之五藏六腑藏病則動于貌也言之最切者莫如黃馼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止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明誠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是秘忽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竈臣張放於外賜蕭望之節登用周堪為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躬等其視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陷及後世機智競無復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漢以後無復援災異以規時

異者覺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抑思孔子修春秋災異無大小必書如果與人無涉聖人亦何事多言哉

黃河清

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寅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

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至先朝尤驗正德河清世宗以興王卽位泰昌河清崇禎帝以信王卽位

妖人闖入宮禁

自古國家中葉多有妖人闖入宮禁之事固氣運之疵亦是法紀廢弛所致如漢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尙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綬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綏原注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收縛

考問襄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後
漢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入德陽門言梁伯
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
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四年魏郡男子張
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譴呼
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
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
之原注五行志于寶曰夫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成帝
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之妖也
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上列為聖
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
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合命可為天下母奏

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秦苻堅時有人入明光殿大呼
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
陳後主為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大言曰畢國主唐高
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凝靜乘白馬著白
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廳牀坐勘問比有
何災異太史令姚元辨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中
長五尺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
天門至通天宮闈者及仗衛不之覺睿宗太極元年狂人
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呼宿衛
兵士令稱萬歲德宗貞元八年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
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擒得伏誅敬宗原注長慶四年三

月戊辰狂人徐忠信闖入浴堂門杖四十配流天德文宗
開成二年十一月癸亥原注新書作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劉德廣突入
含元殿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
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於
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爲官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
是語鞠之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釋不問孝宗淳熙十四年
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
太上皇孫來赴郡鞠訊終不語元順帝至正十年春京師
慶正門樓斗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
之有旨取付法司鞠問但云薊州人詰其所從來皆惘若
無知乃以不應之罪答之忽不知所在史家竝書之以爲

異先朝景泰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於
奉天門有一人自外徑入執紅棍擊香亭曰先打東方甲
乙木內使執之命付錦衣衛亦書於英宗實錄然未有若
萬歷四十三年張差一事宮中府中幾成莫解之禍更歷
五朝流言未息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周禮闈人職云奇服怪民不入宮注曰怪民狂易是則先
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爲之防矣惠侍讀曰怪民未有不奇服者觀漢江充可悟
詐稱太子

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棣者詐稱信王榛者詐稱越王偲
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
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詎無異言乃宏光時王之明一事中

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間尙有疑以爲眞者此亦亡國之妖也已

衛太子自殺於湖武帝爲築歸來望思之臺事狀明白十年之後猶有如成方遂之乘黃犢車詣北闕吏民聚觀至數萬人公卿莫敢發言者况值非常之變事未一年吾君之子天下屬心衆口誼騰卒難徧喻者乎寄之中城獄舍不加刑鞫是爲得理不可以亡國之君臣而加之誣詆也晉會稽王道子爲桓元所害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原注道子世子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勾藥也竟坐棄市太

妃不悟哭之甚慟原注本傳近時之論多有似乎此者

外國天象

昔人言朔漠諸國唯占於昴北亦不盡然原注晉志云是而其疆弱常占於昴不關太微紫宮考之史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熒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熒惑太白入東井而苻生弑彗起尾箕掃東井而燕滅秦彗起奎婁掃虛危而慕容德有齊地太白犯虛危而南燕亡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入東井而姚秦亡熒惑守心而李勢亡熒惑犯帝座而呂隆滅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弑熒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齊文宣死彗星見而武成傳位彗星歷虛危而齊亡太白犯軒轅而周閔帝弑熒惑入軒轅而明帝弑歲星

掩太微上將而宇文護誅熒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時則太白入太微而海陵弒白氣貫紫微而高琪殺胡沙虎彗星起大角而哀宗滅其他難以悉數夫中國之有都邑猶人家之有宅舍星氣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則主人當之主人不在則居者當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爲限斷乃儒生之見不可語於天道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晉康帝建元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開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徵

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跌而下殿以讓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鹵亦應天象邪

星事多凶

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下兵當大起謀爲畔逆而自剄國除睦孟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而以祆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卽上書告丞相罪而身坐要斬甘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眾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用其說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爲王莽所殺卜者王況以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

言莽皆殺之國師公劉秀女情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
自殺西門君惠語王涉以國師公姓名當為天子遂謀以
所部兵劫莽事發被誅王郎明星歷嘗以河北有天子氣
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
陷王莽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為益州牧
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
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
等謀反棄市并害彭城王郭鑿言代呂者王又言涼州分
野有大兵故舉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
者王尚又言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占
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

斬於定州苗昌裔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
說靖康未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未欽
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主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
趙王高燧竝以伏誅是數子者之占不可謂不驗而適以
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學胡氏曰收
五經皆無是說其起於東漢乎何以徵之號之亡也蓍收
告之秦之亡也華陰神告之劉曜之亡也浮圖相輪告之
符堅之亡也武庫兵器告之此皆有物憑焉蓋改革之際必
大殺戮而後定先事死者皆無罪之人天心所哀也彼鬼
神者宣二氣之化為職天下有必亂之形是以起而告人
俾知趨避非故為靈爽以自詫也若夫天下大亂豪傑並
起皇矣上帝必擇愛人之尤者而後授以天下漢之二祖
當天下大亂能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歸之項羽樊崇
有天下大半不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去之兵起數年
之間天心決于用兵之際非可前定者此其鬼神何由
知之故鬼神能言亡國之徵不能言受命之人也光武為
符命之說以自神故自此以後不軌之徒多假符命惑眾

如山賊張滿兵敗被執猶曰識文誤我則光武啟之也且
牧野之師勇不鼓於躍魚武關之人絳不曠乎擊蛇黃星
起四紀以前似有垂于助順野雉鳴神祠之側亦何當於
與賢視張掖石瑞在晉為符在魏為妖青蓋入洛燕馬飲
渭不為時巡而為降旗赤精之讖祥發濟陽而賀良不知
儒柳之書兆成公孫而哇孟未識由是觀之彼李守之占
西門君惠之語如梟鳴彈丸之側龜語網罟之內適自速
其斃兩天之愛人甚矣豈留此影響妄誕疑誤無知之人
駢首就戮必不然矣

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侯

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原注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

又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原注藝蜀漢杜瓊精

於術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曰欲明

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

後知之復憂漏泄不知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

於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

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雅乃止北齊權會明風角元家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

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

問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陸氏曰歷數難而易占驗易

微非理明心細者不能窺其門戶然有成法可按而知占

驗則占書具在然以二十一史觀之或同一災變而事應

各異或災變甚大而絕無事應

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語此矣

石虎之太史令趙攬以天文死苻生之太醫令程延以方

脈死故淮南子曰好事者未嘗不中原注注中傷也

圖識

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

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興實始於秦人而盛於西京之末也原注褚先生三代世表論引黃帝終始傳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荷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湘東王彧齊神武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殺紇豆陵而篡周者楊堅原注見隋書王劭傳隋煬族李暉而禪隋者李淵唐太宗誅李君羨而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張永德而繼周者龔祖胡氏曰測之學信而有徵者善然雖有徵無益禍福之定數也漢建始二年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谷永曰但日食則妾不見但地震則后不見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杜欽曰日食中官之部地震掖庭之中此必適妾爭寵而為害者欽永同

辭皆知致災者一人一正后一嬖妾炯然在目但不能言其名氏爾厥後昭儀如妹非二人乎所謂信而有徵也然而劫嗣傷主之害不在日食地震時而在永始元延之間與後利之未相踵其有餘年當二異俱發適有一許后代之受其譴責舉朝泰然以為咎在許后矣永等不能言其非許后也所謂無益禍福之定數也嗟色入宮處耳目之前妨繼嗣傷聖躬在二紀後告成則為日太早微應則為期太遠此天心之不可知也李淳風謂太宗曰臣仰稽大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淳風之術壹似優于永欽要未能指其人而去之雖知其人未必敢斥言也雖斥言之未必能決去也其實一也故曰信而無益也

孔子閉房記

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為之讖其書蓋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

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上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于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世充大悅詳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

原注隋書藝術傳隋孝恭著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

百刻

一日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為日今歷家每時有十刻則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百刻乎曰歷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

合一日計之為初初者十二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為百刻

宋王達蠡海集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為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份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份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份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學紀聞所載易氏之說亦同

周禮挈壺氏注漏箭晝夜共百刻原注刻字始見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神光並見燭耀齋宮十有餘刻又曰鸞鳳集禮記樂記百度長樂東宮闕樹上飛下止地留十餘刻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天文志昔黃帝

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汪氏曰昭五年傳時亦當十位凡數以十計者古皆以甲乙爲次而十時則自日中以至日昃其序自日中而逆數至食時又逆至旦未爲十位一二三四之次古但以晝夜各分五時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原注漢哀新刻爲日梁武以九十六刻爲日錢氏曰今法以九十六刻爲日蓋本於蕭梁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馬重績傳重績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

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爲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交入次時國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鼓後進時牌餘二十分爲雞唱唱絕擊一十五鼓爲時正

雨水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歷去此一句嫌於雨水爲正月中氣也鄭康成月令注曰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

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
改驚蟄為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初已
有此說原注逸周書周月解春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
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
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原注今在正月
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
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歷耳梁氏曰古
居雨水之前穀雨居清明之前自漢迄今雨水先于驚蟄
清明先于穀雨故禮月令疏謂劉歆更改氣名洪咨齋依
春秋疏謂太初時改二說皆非也漢志歲時是依劉歆三
疏歷所載節氣與占不殊則氣名之改不但非始太初并
非始于子駿蓋東漢章帝時用四分歷乃改之司馬彪續
志可證故康成月令注云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漢始
以雨水為二月節漢志注云今日雨水今日驚蟄今日清
明今日穀雨鄭班二公處于孝章改歷之後特注以明之

獨蔡邕月令問答謂四分仍用三統疏誤也今二月間尚
統以驚蟄先雨水不解何以歧異原注南史宋孝武帝
有雨雪唯南方地煖有正月雨水者紀大明元年正月庚
午都下雨水蓋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注蟄夏正建寅
以雨水為異原注王應麟曰改則當依古以
之月夏小正正月啓蟄原注王應麟曰改則當依古以
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為是原注律歷志又
五行
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
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于上生下
曰寶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
以保為寶以困為伐今歷家承用之

建除

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常背建
向破越絕書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淮
南子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已爲平午爲定未爲
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丑爲閉漢書王
莽傳十一月壬子直建戌辰直定蓋是戰國後語史記曰
者傳有建除家陸學博曰抱僕子人名山以用子開除日
則十二字輪直自古有之亦月與日相直也
解縉封事言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用建
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
行之論天德月德之書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
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
齊正此類也

艮巽坤乾

歷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
淮南子天文訓曰子午卯酉爲一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
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
之維西北爲蹠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
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
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
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申繩故
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
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
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

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躡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躡通之維則良巽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太一

錢學博曰紫宮太一即耀耀寶故隋志云北極大星太一座也又曰歷家謂之太歲

太一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原注呂東萊大事記曰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

因行太一九宮之說黃氏曰鈔注呂氏春秋太一曰此時未為神名也楊氏曰夫禮必本於太一此所始也又楚辭有東皇太一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為太稱之為上皇原注周禮法昊天一常居上帝又名太一封禪書真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

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曰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合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合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原注河圖履一立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中央從橫十五故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惠氏曰案九宮之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北九南三東七西四東南六西北二西南八東北五居中方位與說卦同乾鑿度所謂四正四維

皆合于十五是以五乘十即大衍之數劉牧謂之河圖宋
姚小彭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之法
自有易以來詔易師
未有以此為河圖者鄭元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
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原注地神之所居故
疑作北辰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
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
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
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
上游息於太一之宮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
原注後漢南齊書高帝紀案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
香作九宮賦帝五年至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
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為

天內以制荊州之野三為天衝其應在青四為天輔其應
在徐五為天禽其應在豫六為天心七為天柱八為天任
九為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兗在揚天衝者木也天輔者
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筭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
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筭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
此謂以九宮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漢立太一祠即甘泉
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重太
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
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
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
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

則謂之中太一

宋史劉敞傳言西太一之役倭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

有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

原注當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

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

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

正五九月

閏氏曰宋王勉夫野客叢書載正五九月為忌月其說尤詳當參閱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為忌月今人相沿以為不宜上任

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

行刑禁屠殺源注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神

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

茲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

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寔符本志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

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

白居易在杭州詩曰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膻雲麓漫鈔曰釋氏智論云天帝

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

照南瞻部洲唐太宗崇其教原注太宗常作高祖故正五九月不食

葷百官不支羊錢其後因此遂不上官菽園雜記謂新官

上任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

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

南齊書張融傳攝祠部倉部二曹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

太倉為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北齊書宋景業傳顯

祖將受魏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

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不得終於其位乎顯祖大

悅原注南史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日昔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以五月為惡月又考

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人曰良月也就

盈數焉而顏師古注漢書李廣數奇以為命隻不耦原注

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騎應劭曰騎隻也會宗從沛郡下

為雁門又坐法免為騎隻不耦也霍去病傳諸宿將常

不耦是則以雙月為良隻月為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

矣原注後漢書桓譚傳言十數隻偶之類蓋古已有此

冊府元龜德宗貞元十五年九月乙巳詔自今二月一日

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屠一日原注中和

唐人正五九月齋戒不禁閏月白居易有閏九月九日獨

飲詩云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日是閏九月可

以飲酒也

冊府元龜載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誠有

科誠朕嘗精意禱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茲今月十

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宰令河南尹李

適之句當總與贖取其百司諸厨日有肉料亦責數奏來

并百姓間是日並停宰殺漁獵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後兩

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

兼宜禁斷又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敕

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浴

茲弊鼓刀者既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以萬物生植

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準開元二十二年敕三

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此則道家之說乃正七十月而

非正五九月又與武德二年之詔不同原注今人所謂三官齋用此後漢書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此與三隻月同

古今神祠

史記封禪書言秦雍旁有百數十祠而陳寶尤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雉又云雍營壻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時所奉之神絕無影響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齋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琅邪王京

傳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數下言官中多不便

利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于漢故其國為立祠青

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

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

禁絕者太祖到原注時為濟南相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

祠原注應劭風俗通曰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

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粉籍連日轉相誑耀言

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

傳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然考之於史晉時猶有其

祠晉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負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

中慕容德載記德如齊城登營上至漢城陽景王廟而今

并無其廟宋書元凶劭傳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原注

卽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
蘇侯爲驃騎將軍原注胡三省通鑑注曰蘇侯神卽蘇峻
史垣護之人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日唐堯聖人而
與蘇侯神共生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
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禮志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
徽是諸雜神並除羣神蔣侯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鍾山王蘇
侯至驃騎大將軍南史齊東昏侯紀迎蔣侯神入宮晝夜
祈禱自誅始安王遙光遂加位相國未久號爲靈帝車服
羽儀一依王者曹景宗傳梁武帝時旱甚詔祈蔣帝神十
旬不雨帝怒命載荻欲焚其廟將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
織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
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

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陳書武帝紀十月乙亥卽皇帝位
丙子幸鍾山祀蔣帝廟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頓喪太
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齊
書李安民傳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輒下牛安民奉佛法不
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
卒世以神爲祟今南京十廟雖有蔣侯湖州亦有卞山王
而亦不聞靈響原注魏書任城王澄除揚州刺史下車殿
神廟碑云楚王既宏茲釋教止獻車牛是神牛自武帝時
革之也江總卞山楚廟詩盛祀流百世英威定幾何
而萍潼二郎三官純陽之類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
關壯繆之祠至徧於天下封爲帝君豈鬼神之道亦與時
爲代謝者乎應劭言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

千七百所今營萬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
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經注引吳猛語廬山神之言謂
神道之事亦有換轉昔夫子答宰我黃帝之問謂生而民
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
曰黃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干糲湯遷之而祀棄
以帝王神聖且然則其他人鬼之屬又可知矣

春秋之世猶知淫祀之非故衛侯夢夏相而甯子弗祀晉
侯十桑林而荀營弗禱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沅湘之間竝祀河伯豈所
謂楚人鬼而越人禩亦皆起於戰國之際乎夫以昭王之

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以知風俗之所從變矣

原注雲
麓漫鈔

言自釋氏書人中國有龍
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
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
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
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
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
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
定制凡嶽鎮海瀆竝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
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
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

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東嶽祝
文曰神有歷代之封號子詳之再三畏不敢效可謂卓絕
千古之見乃永樂七年正月丙子進封漢秣陵尉蔣君之
神爲忠烈武順昭靈嘉佑王則何不考之聖祖之成憲也

佛寺

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
傍法服五戒羸瀆尙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
漁百姓取財爲惠亦禾合布施之道也雒陽伽藍記有比
丘惠疑死去復活見閻羅王關一比丘是靈覺寺寶明自
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棄官人道閻羅
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

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八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佞佛者
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自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
紀有無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
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濊中已有
能爲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
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尙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
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願侍
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憫
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

趙氏曰天下邪惑人者佛爲最
次之則天主教如前後藏準噶爾

喀爾喀蒙古等部奉佛教中國亦佛教盛行如西洋之
古里國錫蘭國諸國南洋之占城等國東洋之日本琉球
等國皆奉佛教其餘海外諸番則皆奉天主教英嚴氏曰
白蓮教者漢末張魯之遺也魯父子居漢中以妖術惑眾
其長曰祭酒從之者人出米五斗稱米賊曰漢以來歷
代皆有其人患近聞教中亦有祖師名色從教者先送供
米若干入教之後教中多所感然其教以奉釋念經持齋
殺為名劫聚之徒多為所惑然其教以奉釋念經持齋
民聚徒劫聚之徒多為所惑然其教以奉釋念經持齋
橫求無藝忿不思患借端起事以避禍邪教之蠢動由
氏曰向讀李心傳繫年要錄載紹興四年五月起居舍人
謂頃言伏見兩浙州縣有熾事魔之俗方臘起居舍人
尚寬而事魔之俗猶縣未甚熾事魔之俗方臘起居舍人
之俗愈不可勝州縣未甚熾事魔之俗方臘起居舍人
有舍功或畏事者稍縱跡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
平至今十餘年林雞夫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
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者不知幾千萬人矣所宜憫
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蓋錄其鄉姓名相與詛盟為

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八皆出力以相
賑恤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則相助
而日淡泊務節儉為此先導其民使相親相親則相助
是為政乃為魔頭者竊取以營惑其黨使皆歸德于魔而
食易足事易濟也故邪說為皆信而無知謂吾從魔而
以法禁愈嚴而愈不曉然易知以爲不肉食則費省故易
黨則相親相親則相助而事易濟也故邪說為皆信而無知
于邪術害教如不曉然易知以爲不肉食則費省故易
所信者家至戶曉其計以自新則事魔之理非魔之方易
優加者賞以勵其徒庶幾舊染之俗至誠用平昔言行爲
靈赤子之幸詎諸路帥憲司措置母得驗風不變寔一方
若止因水旱饑饉迫于寒餓嗚聚劫則措置有方便
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害未易測人平時誑惑良民
處皆有淮南請之金剛禪二禪子兩漸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
一明教尤甚其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

明使又有肉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偽經
如像刻板流布以祭祖考為引鬼永絕血食以粥為法小
用以沐浴其心汝成案今之所謂教者隨處有之而處處
竊發可為寒心汝成案今之所謂教者隨處有之而處處
不同其名目至多不可究詰人抵依附佛法以禍福惑人
其斂錢聚眾則張魯法也人教者率因迫於窮困既入教
師可傳徒斂錢故甚易蔓延或牽涉三四省煽惑既眾黠
者乘之偶激於長吏之不平遂至蠢動其寔非有心背逆
者錢氏所引笑中情
事古今未嘗不同也

泰山治鬼

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
未有封禪之文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
鬼之說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
之祭土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
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

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

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

主死汝成案史記趙世家霍泰山山陽侯天使博物志所

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

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

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

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

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

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游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

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軀車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

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

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王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

蕃俗信鬼匈奴欲殺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

于恐爲貳師立祠室慕容儁斬冉閔於龍城邊陲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爲祟儁遣使祀之諡曰悼武夫王其曰大雪魏太祖殺和跋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家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曰每先祭之蓋伯有爲厲理固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則又不可以常情論矣

--	--	--	--	--	--	--

